

大唐兴亡三百年 5

比《唐书》有趣，比《资治通鉴》通俗，
比《隋唐演义》靠谱，一部令人上瘾的300年大唐全史。

王觉仁 著



大唐兴亡三百年⁵

比《唐书》有趣，比《资治通鉴》通俗，
比《隋唐演义》靠谱，一部令人上瘾的300年大唐全史。

王觉仁 著

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唐兴亡三百年 . 5 / 王觉仁著 . -- 北京 : 人民日报出版社 , 2018.10

ISBN 978-7-5115-5491-8

I . ①大… II . ①王… III . ①中国历史—唐代—通俗读物 IV . ① K242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09575 号

- | | |
|---------|---|
| 书 名 | 大唐兴亡三百年 . 5 |
| 作 者 | 王觉仁 |
| 出 版 人 | 董 伟 |
| 责任编辑 | 林 薇 |
| 特邀编辑 | 汪超毅 沈 骏 |
| 封面设计 | 谢明华 |
| 出版发行 | 人民日报出版社 |
| 出版社地址 |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|
| 邮 政 编 码 | 100733 |
| 发行热线 | (010)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|
| 邮购热线 | (010) 65369530 |
| 编辑热线 | (010) 65369526 |
| 网 址 | www.peopledaily.com |
| 经 销 | 新华书店 |
| 印 刷 |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710mm x 1000mm 1/16 |
| 字 数 | 297 千 |
| 印 张 | 21.75 |
| 印 次 |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115-5491-8 |
| 定 价 | 59.90 元 |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10-87681002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王觉仁

知名畅销书作家，影视编剧，传统文化研究者，
迄今已出版作品 600 余万字，代表作有：

《大唐兴亡三百年》（原名《血腥的盛唐》）

《王阳明心学》

《兰亭序杀局》（已改编成影视作品）

《大汉天机》（剧本）

多年致力于唐朝的研究，对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历史人物均有独到解读，《大唐兴亡三百年》是其潜心多年的力作。本书完整还原了唐朝近 300 年的风云历程，已成为多数读者了解唐朝历史的选择。



24207
2019.2
5

大唐兴亡三百年。

比《资治通鉴》更有趣，比《贞观政要》更扎实
比《隋唐演义》更靠谱，比《隋唐演义》更有趣



读客® 这本史书真好看文库

轻松有趣，扎实有力

读客文化

目 录

| 第一章 | 开元盛世背后

都是封禅惹的祸：张说下台 / 001

后宫的战争 / 010

致命的舌头：宠臣与宦官的对决 / 018

帝国大擂台：宰相们的对决（上） / 029

帝国大擂台：宰相们的对决（下） / 035

| 第二章 | 权相李林甫登场

李林甫：一个问题青年的奋斗史 / 043

冰与火的较量 / 050

最后一击：张九龄罢相 / 057

太子废立 / 062

| 第三章 | 天宝政局

- 命运之神的雷人想象 / 073
- 杨贵妃：三千宠爱在一身 / 079
- 李白：落入凡间的天人 / 087
- 口蜜腹剑：权力的独角戏 / 095
- 罗钳吉网：酷吏的兴起 / 102
- 东宫危情：韦坚谋反案 / 108
- 将星陨落：石堡城事件 / 116

| 第四章 | 安禄山的骚动

- 安禄山：偷羊贼的祸福人生 / 126
- 一个男人的心灵被撩动了 / 131
- 杨国忠：小混混的华丽转身 / 137
- 天宝大狱 / 143
- 李林甫把自己吓死了 / 154
- 最后的博弈：狼来了吗？ / 162
- 第七十一个春天 / 171

| 第五章 | 安史之乱爆发

- 狼真的来了！ / 177
- 威震中亚：高仙芝的锋芒 / 184
- 怛罗斯之战 / 192
- 封常清：我很丑，可是我很努力 / 197
- 东京洛阳的陷落 / 204
- 名将之死：为帝国的不幸买单 / 210

| 第六章 | 对峙：唐朝与伪燕

星火燎原：河北的抵抗 / 220

临危受命：郭子仪和李光弼 / 226

史思明的梦魇 / 234

四面楚歌：安禄山的恐惧 / 240

哥舒翰：生死潼关 / 250

灵宝之战 / 256

| 第七章 | 逃亡进行时

孤独的长安 / 265

千乘万骑西南行 / 270

马嵬驿之变 / 274

分道扬镳：你往何处去？ / 281

肃宗登基 / 289

灵武：帝国的灵魂 / 296

长安乱 / 301

| 第八章 | 大唐反击战

李泌：布衣“宰相” / 309

张良娣：这个女人有心机 / 314

一个被失望笼罩的冬天 / 319

安禄山之死 / 325

建宁枉死，永王兵变 / 331

| 第一章 |

开元盛世背后

都是封禅惹的祸：张说下台

泰山封禅这桩盛事，不仅让唐玄宗李隆基登上了历史的巅峰，同时也让宰相张说走上了人生的最高处，达到了仕宦生涯中最辉煌的顶点。在当时的满朝文武中，借封禅之举而极尽荣耀、备享尊宠的，几乎只有张说一人。因为他不仅全程策划了这场盛典，而且自始至终陪同在皇帝身边，抢尽了所有人的风头，俨然成了整个封禅活动中仅次于玄宗的二号人物。玄宗这个领衔主演有多风光，张说这个总策划人就有多炫！

然而，月盈则亏，水满则溢，顶点的到来就是下降走势的开始，从灿烂再往前迈一小步就是腐烂。这既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，也是人世间的普遍法则，任何人概莫能外，张说当然也不能幸免。

开元十四年（公元726年）四月，玄宗君臣从泰山回到东都还不到半年，山呼万岁的余音还在人们的耳旁萦绕，令人震惊的一幕便发生了——封禅大典的总策划人张说，突然从风光无限的首席宰相，变成了披枷戴锁的阶下之囚。

到底出了什么事？

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。一切都要从头说起。

张说这个人有才，可有才的人通常会犯一个毛病——恃才傲物。自从他就任首席宰相以来，凡是百官向他禀报事情不合他意的，轻则被他讽刺挖苦，重则遭他厉声叱骂，总之在他手底下当差，简直是一种精神折磨。那些被他“面折”过的官员，没有人不在背后诅咒他。

假如张说只是让一般官员讨厌，那问题倒也不大，可关键是他太过专横霸道了，一心打压冒尖的人，结果跟皇帝新近宠任的一个大红人也成了死对头。

这个人，就是开元中期著名的财政专家——宇文融。

宇文融，长安万年县人，高门显宦出身，曾祖父官至隋朝礼部尚书，祖父宇文节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宰相，父亲也官任莱州刺史。有这样的家世背景，注定了宇文融在官场上绝不会无所作为。史称他“明辩有吏干”，入仕没多久，就受到了前后两任京兆尹的赏识（其中一个就是后来的宰相源乾曜）。

宇文融的发迹始于开元九年。当时，民间的逃户现象非常严重，朝廷深以为患，时任监察御史的宇文融就向玄宗上奏，建议对各地的逃亡、迁移和虚假不实的户口进行彻底清查。一向对其才干甚为欣赏的侍中源乾曜也极力赞成此事。玄宗遂任命宇文融为特使，专门负责逃户和“籍外田”（不在当地政府登记注册的农田）的清查工作。

宇文融没有让玄宗失望，很快就查获了大量逃亡人口和私自开垦的农田。玄宗非常满意，立刻擢升宇文融为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，让他进一步开展大规模的清理整顿工作。为了在最短时间内获取最大政绩，宇文融又奏请玄宗，专门设置了十个“劝农判官”，让他们以朝廷特使的身份分赴全国各地，负责监督括户政策的执行。

特使们邀功心切，遂不顾地方上的实际情况，以严厉的督责手段逼迫州县官吏加大括户力度。由于宇文融圣眷正隆，连朝廷公卿都惧他三

分，各州县的地方官就更是敢抗命，为了交差，只好弄虚作假，把当地的原住户也当成逃户报了上去，“于是诸道括得客户凡八十余万，田亦称是”。

逃亡人口被查出这么多，所谓的无照农田也查出这么多，各地上缴朝廷的赋税自然就大幅增长了。当年底，朝廷就额外“征得客户钱数百万”（《旧唐书·宇文融传》）。

对此，玄宗自然是满心欢喜。

即便民间颇受其弊，很多老百姓也被搞得苦不堪言，可玄宗看不见这一切，只看见了宇文融的显著政绩。当时有个地方官曾上疏朝廷，力陈括户政策导致的各种弊端，却旋即遭到贬谪。不久，又有一个户部侍郎据实上奏，称此次括户使“百姓困弊，所得不补所失”，但奏章一上，又被玄宗贬出了朝廷。此后，满朝文武再也没人敢对此多说一个字，而宇文融也自然而然地成为玄宗最倚重的财政专家。

开元十二年（公元724年）八月，宇文融荣升御史中丞，并以“劝农使”的身份前往全国各地考察工作。面对这个天子宠臣，各州县官吏拼命巴结，不管政务大小，一律先禀告宇文融，然后再上奏中书省；朝廷有关部司也都不敢随意批复，总是眼巴巴地等到宇文融拿出处理意见后，才敢作出裁决。

一时间，宇文融俨然成了无冕宰相。

眼看宇文融权势日隆，张说当然是极度不爽，于是处处给宇文融小鞋穿。此后，凡是宇文融提出的议案和建言，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张说的否决。

正在春风得意的宇文融当然受不了张说的打压，遂将其视为头号政敌，处心积虑想把他搞垮。

就这样，张说和宇文融结下了梁子。

不过，假如张说只是得罪了一个宇文融，恐怕也不至于落到锒铛入狱的下场。他毕竟是首席宰相，无论是资历、威望、贡献，还是天子宠信，

哪一点都胜过宇文融。所以，导致张说败落的主要原因，其实也还不是出在宇文融身上。尽管最后出面扳倒张说的人是宇文融，可如果不是张说自己身上出了非常大的纰漏，不管宇文融再怎么使劲，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把他送进监狱。

那么，张说到底出了什么纰漏呢？

说到底，还是封禅惹的祸。

虽然策划封禅是张说仕宦生涯中最辉煌的一件事，但是，世间万事总是利弊相生。张说虽然通过封禅成就了不世之功，但也恰恰是因为封禅酿成了不虞之祸。

准确地说，是张说在此次封禅中犯了众怒，把不该得罪的人全都得罪光了。

从封禅动议刚一提出来，张说就和另一个宰相源乾曜干上了。

源乾曜本来是很低调的一个人，不管是以前的姚崇，后来的张嘉贞，还是现在的张说，源乾曜都心甘情愿给他们当绿叶，老老实实无怨无悔，什么事都顺着他们，从没和他们急过眼。可这次不一样，这是封禅！事情太大了，他不能不发表自己的意见。

源乾曜的看法是：封禅活动需要耗费大量的人、物、财力，既劳民伤财又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，所以能不搞就不要搞。

然而，一贯目中无人的张说根本不把源乾曜当一回事，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，甚至在劝请的奏章中，每一次都把源乾曜的名字强行署了上去，简直有点绑架的意味。源乾曜虽然对此无可奈何，但从此对张说极为不满。所以，当后来源乾曜成为张说一案的主审官时，就公事公办，据实上奏，一点情面也不讲，该怎么判就怎么判。

除了触怒源乾曜之外，张说也触怒了朝中的文武百官。

因为封禅是件普天同庆的大事，所以相关的制度规定，凡是陪同天子上泰山的礼官，不管之前的官阶多高，一旦参与了盛典，天子就予以“推

恩”，一律超拔为五品官。而满朝文武那么多人，当然不可能都以礼官的身份上去。所以，谁能上谁不能上，就要有一个取舍的标准。

这个标准谁来定？

当然是张说。

如果你是张说的亲信、朋友、亲戚，或是中书门下的官员，平时又很会巴结老大，那么恭喜你，你可以用礼官的身份上去了。就算你原来是九品，爬一回泰山你就“通贵”了，胜过你奋斗大半辈子。

假如你完全不符合上述条件，是不是就没戏了？

不，你还可以临时抱佛脚，揣上一些黄白之物或者贵重珍玩去拜访一趟张老大。倘若分量不是太轻的话，那也要恭喜你，你也可以“通贵”了。

这就是封禅背后的猫腻。

然而，也正因为如此光鲜亮丽的事情背后藏有如许见不得人的猫腻，满朝文武的眼睛自然就会像探照灯一样，牢牢锁定在张说身上。所以，当随同天子登山的人员名单一公布，百官立刻炸开了锅，纷纷指责张说滥用职权，营私舞弊。

其实，早在张说公布这份名单之前，就已经有一个下属提醒过他了，说这么干太过招摇，恐怕会惹来众怒，力劝张说三思后行。

这个下属就是后来的著名宰相张九龄，其时官任中书舍人，因富有文学才华而深受张说赏识。

可是，一贯专横的张说并没有听从张九龄的劝谏，还是一意孤行地把名单公布了，于是就把满朝文武全给得罪了。

在得罪文武百官的同时，张说还得罪了另外一大拨人。从人数上看，这拨人的数量最大，所以他们形成的舆论力量自然也不可小觑。

这拨人就是护卫天子出行的数万士卒。

整个封禅行动，最辛苦的莫过于这些当兵的。朝廷官员乘车骑马，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步行；夜里当官的都睡了，他们还要站岗放哨、巡逻值夜。所以，几乎每个士兵都认为，封禅结束后，他们肯定会得到一笔丰厚

的赏赐。

可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。

由于封禅活动耗费甚巨，张说为了节省经费，就只给士兵们“加勋”，而没有发放任何物质上的赏赐。这些当兵的眼巴巴地盼着赏钱，结果只盼来了没有任何鸟用的荣誉称号，一个个肺都气炸了，拼命在心里问候张说的祖宗十八代。

“由是，中外怨之。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二）

就这样，张说把参与封禅的人几乎都得罪光了。

可纵然如此，也还不是张说败落的最主要原因。

假如张说因策划封禅而进一步受到玄宗宠信的话，那么就算天下人都在背后戳他的脊梁骨，最后也还是奈何不了他。换句话说，只要哄得皇帝开心，把天下人全得罪了又有何妨？就算天塌下来也有皇帝顶着！

然而，张说的不幸在于——就连他竭尽全力要讨好的天子，最后也对他产生了不满。

这才是最要命的。

玄宗之所以对张说不满，就是因为他在拟定登山名单的事情上太过独断专行了。

就在封禅礼毕的几天后，玄宗大宴群臣，席间有一个穿五品大红官服的年轻官员引起了玄宗的注意。

这个年轻人是张说的女婿，名叫郑镒。

玄宗记得很清楚，郑镒本来只是一个九品官，印象中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突出的政绩，为何短短几天就连升四品了呢？

玄宗随即把郑镒叫到跟前，问他突然升官的原因。郑镒面红耳赤，支支吾吾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。最后，还是玄宗身边一个叫黄幡绰的优伶帮他作了回答。

黄幡绰不无讥讽地笑着说：“此泰山之力也！”（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）

这句话既是在提醒玄宗，这个郑镒就是前几天在泰山顶上被“推恩”授官的人之一，同时也是在暗讽郑镒，说他纯粹是靠岳父的关系才得以连升四级的。后人之所以称岳父为泰山，其典故正出于此。

玄宗闻言，心里大为不快。

敢情那天跟自己同登泰山的所谓“礼官”，都是张说的亲党啊？这不是明目张胆地以权谋私吗？

由此，玄宗对张说的倚重和信任之情大打折扣。

自从封禅归来，张说表面上还是那个风光无限的首席宰相，其实明眼人不难发现——张说已经失去天子的信任了。

开元十四年二月发生的一件事，足以证明张说的失宠。

当时，玄宗征召河南尹崔隐甫入朝，准备授予他御史大夫的要职。张说认为此人粗鄙无文，便奏请玄宗改任其为金吾大将军，同时推荐了另一个人选。

这个人就是几年前因贪赃受贿而遭贬谪的崔日知，据说与张说私交甚笃。

张说的奏章呈上后，玄宗愤怒了。

好你个张说！朕看中的人你认为粗鄙，可你自己推荐的又是什么货色？一个品行不端的腐败官员！就因为和你张说是好友，你就敢公然推荐他担任御史大夫。御史大夫是什么官？是监察百官的官！一个连自己品行都有问题的官，又如何监察百官？朕把中书令的大权交到你张说手上，难道就是让你这么干的？

玄宗断然否决了张说的提议，还是依照原计划把崔隐甫调到了中央，担任御史大夫。

崔隐甫走马上任之后，听说自己差一点被张说搞掉，当然对他恨之人骨。

就这样，张说又多了一个仇敌。

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张说基本上是自绝于人民了——除了跟他爬上泰

山的那一小撮亲党外，他在朝中已经彻底变成了孤家寡人。

眼看张说自己一步步走到了悬崖边上，他的宿敌宇文融心里顿时乐开了花。

此时不出手，更待何时！

宇文融马上去找了两个人。一个是他的新上司、御史大夫崔隐甫，还有一个就是日后大名鼎鼎、权倾朝野的李林甫，他不久前因宇文融援引，与他同任御史中丞。

三个人一拍即合，随即分头行动，大力搜集张说违法乱纪的证据。

这一次，张说注定是在劫难逃了。

搜集罪证、弹劾高官历来是御史台的看家本领，何况现在又是纪检部门的三个主要领导联手，加上张说自己的屁股又不干净，皇帝也已不再信任他，如果这样还不能把他扳倒，那简直是没天理了。

敏锐的张九龄觉察出了宇文融的异动，忧心忡忡地告诫张说：“宇文融受皇上宠信，正吃得开，而且头脑精明，工于权术，您不可不防。”

可是，一贯自负的张说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来临。他从鼻孔里发出一声冷哼：“鼠辈何能为！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三）

开元十四年四月初四，张说眼中的“鼠辈”便正式向他发难了。崔隐甫、宇文融、李林甫联名上疏，以三项罪名弹劾张说：一、私交术士，占卜星象；二、结党营私，腐败奢侈；三、滥用职权，收受贿赂。这三大罪名，随便哪一条都够张说喝一壶的。

此案引起了玄宗的高度重视。他立刻将张说逮捕下狱，随后指定侍中源乾曜、刑部尚书韦抗、大理少卿胡珪，会同御史大夫崔隐甫，组成一个特别法庭审理此案。

这时张说早把朝中的官员都得罪光了，大伙都盼着他早点完蛋，所以审讯结果可想而知。源乾曜等人会审后一致认为：此案证据确凿，张说罪无可赦。

直到此刻，张说才猛然意识到——自己已经成了公卿百官的众矢之

的，成了朝野上下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！

在暗无天日、肮脏潮湿的牢房中呆了几天后，张说仿佛一下子就苍老了。当宦官高力士受玄宗之托前来探监时，看到的不再是那个飞扬跋扈、盛气凌人的首席宰相，而是一个披头散发、目光呆滞的干巴老头。

高力士叹了口气，回宫向玄宗奏报：“说（张说）蓬首垢面，席藁，食以瓦器，惶惧待罪。”（《资治通鉴》卷二一三）

玄宗闻言，也不禁有些怅惘。回想往日种种，张说还是为国家作了不少贡献，其文学才华也是当世少有，如果就此埋没，实在是可惜。

一向善于揣摩人主之意的高力士见状，赶紧对玄宗说，张说曾在东宫担任侍读，跟随陛下多年，且于国有功，理应从宽发落。

玄宗深以为然，数日后下令，罢免了张说的中书令之职，其余一切如旧。

随着张说的下台，宇文融与张说的斗法总算告一段落。然而，政坛高层的矛盾纷争并没有就此结束。在整个开元中后期，乃至整个天宝年间，帝国的高层政争还将越演越烈。目前的这场对决，只不过刚刚露出冰山一角而已。

就在外朝大臣相互倾轧的同时，玄宗的后宫也打响了一场争位夺宠的战争。

交战双方，一个是皇后，一个是嫔妃。

这个皇后姓王，这个嫔妃姓武。

这一幕看上去似乎有些眼熟。

许多年前，帝国的后宫也曾有一位姓王的皇后，因无子而失宠，最后被废黜了皇后之位；还有一个姓武的昭仪，深受宠幸，咄咄逼人，“阴怀倾夺之志”，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地戴上了凤冠。

如今的这位王皇后，一样是无子、失宠、色衰爱弛，后位岌岌可危；而如今这位姓武的妃子，正是当年那个武昭仪的侄孙女，并且跟她一样深受宠幸，咄咄逼人，也跟她一样“阴怀倾夺之志”……